#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四至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俞大猷

謄錄監生臣南光毓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刑部言寳文閣待制章衡知真定府衡以罪落職法當檢舉詔更俟二期取旨　吏部尚書孫永言故天章閣待制周孟陽事英宗藩邸神宗朝嘗為侍從死京師貧不能歸葬一子定民進士出身至

不時調官詔以人船還其喪至揚州敕本州量事應副又令吏部先次注定民本州合入官　詔今後蕃官不許充漢官差遣先是河東路提刑兼權管勾經略司公事范子諒言國朝置蕃官必於沿邊控扼之地賜以土田使自營處官資雖高見漢官用堦墀禮所任不過本部廵檢之類平居無事氣志懾服故緩急之際易為驅策近歲蕃官有換授漢官而任內地次邊去處甚者擢為將副與漢官相見均禮於事體未順故有是詔范純粹先

有此奏

當考

司馬光劄子勘會常平倉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官中比在市添價收糴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糴凶歲穀貴傷民故官中比在市減價出糴使蓄積之家無由邀勒貧民須令貴糴物價常平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嚮者有因州縣闕常平糴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糴又有官吏怠慢厭糴糴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初農夫要

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例中糴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糴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趂時收糴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糴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熙寧

之初執政以舊常平法為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豐歲則農夫糶穀十不得四五之價凶年則屠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錢貨愈重穀直愈輕朝廷深知其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蓄積錢穀財物盡樁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今歲諸路除有水災州軍外其餘豐熟處多今欲特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乘有此糴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官員體察在

市斛斗實價多添錢數廣行收糴如闕少倉廒之處以
常平倉錢添蓋仍令少糴麥豆多糴穀米其南方及川
界卑濕之地有斛斗難以久貯者即委提點刑獄相度
逐州縣合銷數目抛降收糴纔候將來在市物貨價比
元糴價稍增即行出糶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各
勒行人將十年以來在市斛斗價例比較立定貴賤酌
中價例然後將逐色價分為三等自幾錢至幾錢為中
等價錢幾錢以上為上等價錢幾錢以下為下等價錢

令逐處臨時斟酌加減務在合宜既約定三年價仰自今後州縣每遇豐歲斛斗價賤至下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糴凶年斛斗價貴至上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減錢開場出糶若在市見價只在中等之內即不糴糶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免有稽滯失時之患仍委提點刑獄常平提舉覺察若州縣斛斗價及下等而不收糴價及上等而不出糶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壅滯糶糴

人户並取勘施行若州縣長吏及監官能用心及時糴
糴至得替時酌中價錢與斛斗通行比折與初到任時
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許批書上歴子候到吏部日
與升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許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貴
官吏各各用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荐饑民無菜色又
得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在民間可使物貨流通其河
北州縣有糴便司斛斗見多縁邊州縣轉運司見糴軍
糧處更不糴常平倉斛斗若今來指揮内有未盡未便

事件委提點刑獄司逐旋擘畫申奏施行從之其後王巖叟言臣伏覩昨降朝旨文雖詳而未通四方來者更言其未便臣按常平舊法但遇年豐物賤即於市價上添錢收糴如年儉物貴即相度在市實直價例特減錢出糶此所以為常平今既限以價賤至下等方許收糴價貴至上等始得出糶乃是必待豐歉十分而後行法稍不及等即官司拘文束手坐視而不敢糶糴臣恐以之天下救災之備寡而傷農之患深失常平本意遠矣

臣乞依舊法不分立三等仍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外餘約束新降朝旨別行修定須降貼黃稱朝廷近遣官淮南賑濟已降指揮雖係十年中價或比常平價稍高亦權收糴即見三等之法未便兼訪聞諸路州縣自被旨後來往往不敢施行伏望詳酌速賜指揮（王巖叟論奏不得其時附見俟考遣官淮南賑濟可考其時也七月二十九日蘇轍論淮南災傷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十八日巖叟又論災傷七分已上方許貸穀第四等以下方免出息非是）

戶部尚書李常建言伏見見今常平坊場免役積剩錢共五千餘萬

貫散在天下州縣貫朽不用利不及物竊緣泉貨流通乃有所濟平民作業常苦幣重方夏蠶畢工秋稼初斂絲帛米粟充滿廛市而坐賈蓄家巧以賤價取之曾不足以酬其終歲之勤而未免飢寒之患良可愍也臣愚欲乞命有司議於天下州縣各置平糴一司以選人領之（縣欲令主簿兼管）倣古常平糴糶之法於夏蠶秋稼之時就其直賤也加數分而斂之及其價騰也裁數分而出之但無虧元價靡求贏息無事酬賞惟以利農桑之民為

務庶乎貨泉流通四海蒙福三代之仁澤也貼黄稱臣
今所謂雖與前日置常平司名同而實異常平平糴之
法古者所以利農桑佐貧弱蓋志卹下而利人則為良
法志在於斂財而害人則為惡政今積錢至五千萬貫
而坐視農夫紅女賤易穀帛而未免飢寒殆非仁術也
又稱方其糴買時雖加以數分其價終賤及糴賣日雖
減至數分其價終貴然則設官一員置吏數人以其贏
餘足以贍給而不耗縣官之經費又於吏部可增闕數

百處因以消積滯冗員又稱今除見錢外見在穀帛復有二千八百餘萬石疋等如朝廷未欲盡支動見錢且以一千萬貫兼此穀帛等置司亦可以施行不報李常乞置平糴司據本集附見司馬光三等糴價後既無施行雖不載亦可然要知當日所管常平錢帛數須具存之

御史中丞劉摯言舊例舉官皆有定員惟京朝官大小使臣陞陟每歲不限其數請應在京臣僚依外路比類限定員數詔吏部立法以聞　刑部言大理卿王孝先奏吏部考功因京朝官選人大小使臣磨勘并關陞

或注授差遣會問本寺有無過犯公案在寺如係笞杖已該恩去官及舉覺自首原免者欲乞並不作公案在寺回報令吏部且與依例差注磨勘後有特旨即從改正從之　詔河陽剏修北使驛亭溫縣宿頓以至德河陽縣中頓以清流汜水縣中頓以行慶館為名玉牒在丙戌

右司諫蘇轍言臣伏以天下之治寄於守令守令之衆朝廷不能盡知其要寄於監司方今民力凋殘疲瘵未復見議差役措置未定正宜使監司得人以督察州

縣朝廷近日沙汰殘刻之吏多係提轉等官民間承望
此風思見循吏然臣竊觀近日所命頗未得人博采公
言畧見一二如李之紀楚潛王公儀皆碌碌凡材無善
可名不知何以獲用至於餘人又加以過惡如孫路奴
事李憲貪冒無耻程高諂附賈青借名買珠鍾浚天資
邪險累作過犯張公庠為事刻薄不近人情張璹久領
市易與牙儈雜進而皆擢自稠人之中付以一道之政
陛下誠欲尊重朝廷愛惜民物則如此輩人皆未可輕

用也或言朝廷近令侍從以上博舉監司名姓既聞率皆注籍每有員闕執政不復遴選一切揭簿定差是以賢愚並進人物雜亂竊惟中外侍從其徒實煩被詔舉官初無旌別承舉即用近於麤疎而欲待其不職乃坐舉者天下之廣監司得失朝廷未必一一詳知民獨何辜枉被塗炭自古用人實無此類臣欲應自前所用監司令執政更加審議其尤不可者當與改差今後差除須名迹著聞公議共許然後擢用庶幾監司稍得良吏

不至害民此最當今之急務也李之紀三月二十八日廣東憲楚潛六月一日廣西漕王公儀七月二十二日夔漕孫路七月十二日陝西漕程高七月二日夔漕鍾俊六月二十三日鑄錢張公庠六月八日廣東漕張璹七月十三日京東漕五月十二日范純仁薦璹光辨韓川所論不得其時附初二日蘇轍下

臣竊見御史韓川言諸路監司不當拘限資格專任舉主當今宰相自加選擇竊緣常調之人不可不為之立資格以抑躁進塞倖門若果有賢材朝廷自當不次遷擢豈拘此制凡年高資深之人雖未必盡賢然累任親民歷事頗多知在下之艱難比

司馬光言

於元不歷親民便任監司者必小勝矣朝廷執政止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采訪聲譽則愛憎毀譽情偽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其舉主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然審擇不敢妄舉矣至如楚潛等雖無聲名安知其無實用俟其到官無狀廢職并

舉主坐之亦未為晚是月六日藤前對韓維言光太拘資格更參詳　御史上

官均言前詔侍從舉堪為諫官各二人又詔薦中外之

臣以充監司之選夫愛憎好惡者天下之常情好則相

譽而忘其不善惡則相毁而忘其所可稱方陛下臨御

之初人情未敢營私繆薦竊恐法久弊生背公徇已薦

舉之人惟親與舊則公路塞而真才棄矣願以所舉盡

報御史臺臣等得以盡知得失所薦非才顯加譴罰則

真才實行可坐而得而踈遠寒畯之士無不用之歎矣

元豐八年十月舉諫官元祐元年二月舉監司三月二十三日均始爲察官此言不得其時附見韓川云云後均集有此全章更詳考之

己丑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張頡爲户部侍郎右司諫蘇轍言頡猜險邪佞狡愎闇刻具此八德了無一長除目初下中外驚疑臣非敢風聞臆度謹具實狀如左一頡爲廣南運使日朝旨那移兵馬就食全永經略使趙卨爲見順州戍兵年滿合替遂差兵戍順州却令順州替兵就食全永頡但知出納之吝恐往來戍兵縻費錢糧

一日之間四次移牒故作行遣申奏趙禼不肯移兵又奏禼暗添韶州雇夫錢六萬貫又奏禼違法差衙前朝旨令禼分析乃是頡判狀令差禼會具元判狀繳奏其餘所奏更無一事稍實因此挾恨遷怒詬駡桂州官吏作緑衫下包个奴婢名呼趙禼仍駡作賊提舉官劉誼會具事狀奏聞有旨罷轉運使一頡為轉運使日有安南般糧夫數千人逃還已經曲赦放罷每人只有欠官米錢七百後來頡欲差人往全州般糧遂召陽朔縣令

魏九言臨桂縣令李譯勒令差兩縣逃亡夫往全州般糧仍令九言取本縣百姓莫飯奴等七人狀云所欠官錢七百情願往全州般糧塡還其七人中有三人不係逃亡只取四人情願狀便差數千人況欠錢止於七百而全州水路二千餘程豈有情願之理因此溺殺人不少致人户經提舉司過狀亦是劉誼具事由聞奏方始住差一頡為桂州經略使日有安化州首領以本族飢饉依舊例借糧於宜州頡指揮宜州不借一粒致夷人

作過於省界偷牛因此夷漢互相讎殺頡更無方略直令宜州興兵討之致本州官兵陷没頡遂發數千人令供備庫副使費萬往討之全軍皆没頡又遣路分都監王奇知宜州仍以數千人入討全軍覆没事聞朝廷先帝為之旰食遣謝麟將數萬人費百餘萬貫竟以招降而定頡既措置乖方致陷兩將兵馬而費萬王奇之死又不以實奏因轉運使馬默等論列朝旨差賓州推官朱恂取勘因此落職奪官知均州右臣所論三事皆有

文案可以覆驗據頡處事乖剌致寇覆軍與沈起劉彛同罪理合誅竄所以累次常獲寬宥者蓋其家素富本以行賂得進鄉近辰錦多蓄奇砂嘗以獻遺前宰相王珪珪每出示親客云此砂張頡所獻以此曲為蓋庇今來縱未黜廢豈可特膺非次擢用兼臣訪聞三省執政本不知其人失於採聽為薦者所誤若置之户部必害民物伏乞追寢前命以厭公議詔付三省進呈不行轍又回奏皆留中不出轍又具申三省卒不行第二狀十一第三狀

十二第四狀十八第五狀二十三申三省二十六　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江淮等路發運使蔣之奇為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呂大忠除發運當是代之奇而實錄失不載十四日朱光庭云云可考　詔雄州雲翼兩指揮依舊存留各以三百人為額　太常寺言將來明堂景靈宮應行事麿事導駕儀仗内押當官宗室遥郡禁軍都虞候以上並赴陪祠立班餘不赴詔三省官寺監長貳非明堂行事者亦令陪祠立班　又詔大禮在近諸處奏到公案經歷去處慮有住滯並令進奏院自今至降赦

如遞到公案即時拨下本處當日進呈訖連送大理寺有住滯經歷處當議勘責經赦不原　禮部言將來明堂景靈宫皇帝親行儀注準朝旨復設小次緣近儀設皇帝版位於阼階之上今來小次合於明堂阼階之東丹墀之上西向陳設從之五日事移入此　司馬光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青苗錢曰檢會先朝初散青苗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户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願其

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頼子弟謾昧
尊親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
催皆歸本户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
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給常
平錢穀限二月或正月只為人户欲借請者及時得用
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為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
於取人户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恐州縣不
曉朝廷本意將謂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

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今欲續降指揮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户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强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詔從之録黄過中書省舍人蘇軾奏曰臣伏見熈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

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況二聖恭已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紾臂徐徐月攘一雞之道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益減而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可乎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為出縮衣節口

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户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似此之類本非抑勒所致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為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

與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為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日指揮猶許人户情願請領未免於設法罔民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糴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或云議者以為帑廩不足欲假此法以贍邊用臣不知此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說不可不察昔漢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民入穀邊郡以

免罪蕭望之以為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邊之役雖户賦口斂以贍其乏古之通義民不以為非豈可遂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師不解盖十餘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闕況二聖恭儉清心省事不求邊功數年之後帑廩自溢有何危急而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放債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穀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税

送納伏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
户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
兼近日謫降吕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力行助役若不
盡去其法必致姦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
件録黄臣未敢書名行下
庚寅御史中丞劉摯言臣近以吕惠卿責降告詞有首
建青苗之語而青苗之法未罷曾具論列不蒙采納理
有未安義難苟止盖天下之理惟有是非而已陛下謂

青苗之政是耶非耶苟以其法為是也則首議者無可責苟以其議為非也則此法不當行二者甚易曉也夫青苗之害縣熙寧以來至于今日論者不知其數幸蒙陛下修復政事哀恵疲民苟以此時不罷此法則生靈困窮之患無時可免況已有今年二月敕命用常平舊法施行故天下已嘗鼓舞矣不意復有四月申明翻以謂舊法者青苗斂散之事也而人失望然而法行如故遲遲不改此何義哉且賞罰黜陟要以當其功罪則人

心服號令所以信天下非罔天下也今一事而兩用之其用之於責人則以為非其用之於取息則以為是名實不應深累國體臣恐四方有以窺朝廷而罪人豈得無詞乎詔書既已明布天下矣使青苗真是良法國用真有所賴陛下猶當不惜改罷棄利就義以布信於天下況於詔語自指以為蠹國害民之事哉伏望聖慈再加究察速令檢會依今年二月敕命用嘉祐常平舊法申明施行以一政令使民蘇息被罪者懾伏貼黄稱青

苗散斂歲利不少誠可以少佐用度臣非不知上體朝廷理財之意但以詔命與政事不同為國之累須當捨小利以就大信兼此法困民令雖約束不得抑勒譬如疾病根本既存它日興利之臣復出據本根而張大之則天下窮竭之患是今日遺之也可不惜哉又貼黃稱朝廷若見得國用須賴此錢必不可罷而惠卿告命當如何解釋以取信於天下而杜罪人之詞臣亦夙夜求其說而不可得然青苗之法有情願有抑勒始者陝西

之法先觀稼之厚薄察歲之豐凶而散斂之民皆情願故無大害至熙寧取此以為補助之法而惠卿之徒乃隨事增虐意專在利校歲額多寡立官吏殿最遴選使者刼而成之於是抑勒之禍生以至發七難以詰責韓琦布告天下則青苗之患實惠卿為之昨者降詞豈非責惠卿首議假法以興抑勒之事哉雖然詔語不曾如此分別而但云首建青苗而已則此理何緣申明令不若翻然掃去餘敝以幸天下以昭聖朝重信輕利之政

元祐元年八月五日　左司諫王巖叟右司諫蘇轍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覿言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王安石呂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呂黨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為是其它士大夫上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呂誨范鎮下至臣等輩人未有一人以為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得施行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衆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刪立舊法益滋中

外狐疑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為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為自古為國止於食租衣税縱有不足不過補以茶鹽酒税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債取利與民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強兵也藝祖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及真宗東封西祀遊幸亳宋造立宮室仁宗結好契丹平定西戎翦滅南寇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

用今二聖恭儉安静無為四海之富與宗祖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富國乎臣等以爲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嘗接見多士太皇太后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羣議聽納之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議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為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即當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

辨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為是即乞早
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為非亦乞顯行黜謫以懲
臣等狂妄又以狀申三省曰巖叟等伏見熙寧之初始
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不便是時建議之臣盡力主
張者不過一二人而賢士大夫極言其失者非異人也
葢今之執政嘗論之矣忠言讜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
以為口實小民呻吟欲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二聖臨
御革去弊法而青苗之議獨無所變者但令取民情願

不立定額州縣或散或否事體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修成本法使科納者減半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舊放債取利此聲流傳極損聖政巖叟等備位諫官不敢默已遂與臺官前後上言僅數十章皆不蒙施行傳聞大臣奏對有以國計不足疑誤聖聽者遂致此議久而不決巖叟等雖愚竊所未喻也蓋聞古者聖人在上食租衣稅而已凡所以奉事郊廟禄養官吏畜兵備邊未嘗有闕也後世鄙陋乃始益以茶鹽酒稅之征然

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甚也今茲二聖在上恭儉無為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巖叟等與天下士民尚冀朝廷能寬酒税之榷損茶鹽之入以復三代之政不意今者乃欲以青苗富國失天下之望也王安石呂惠卿既以此負國使朝廷被此聲於天下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巖叟等區區所深痛也近日朝廷責降呂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為罪天下傳誦人人稱賀柰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且青苗之法其所以害人

者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行詔令斷除抑配其為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無知不計後患聞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手費用橫生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賤賣米粟浸及田宅以致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鄰里無賴妄託名目歲終催督患及本户二害也逋欠未納請新蓋舊州縣欲以免責縱而不問三害也常平吏人舊行重法給納之賂初不能止今重法既罷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

四事為害雖復除抑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况抑配未必除乎巖叟等職在言責目覩弊事嘿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民物若未得請決無中止之議伏乞盡取前後章疏看詳施行以允公議

辛卯司馬光劄子昨於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於正月二月支散常平倉錢榖竊慮州縣多不曉朝廷之意將謂却欲廣散青苗錢多收利息嚴行督責一一如未罷提舉官時勘會青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臣民上

言前後非一今欲遍行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其常平錢穀只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其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之息盡皆除放只令提點刑獄契勘逐州縣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隨稅送納詔從之舊録云詔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常平錢穀令州縣依舊法糴糶其青苗錢更不支俵先是御史中丞劉摯言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詔改復差法置局設官以議施行之叙施之倉卒改而立雇募之議繼又為招募之法朝廷患常平之弊並用舊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臣而欲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者大事也而反復二三雖近侍謀議之臣曾不敢必知法將

安出尚何以使天下信之而中書舍人蘇軾亦言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錢其已請者俟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自第四等以下人户並蠲放之左司諫王巖叟右司諫蘇轍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覿又繼言屢請罷青苗皆不蒙付外乞盡出臺諫所言使三省公議得失如衆議以罷之為是即賜裁斷以慰民心以罷之為非亦乞顯行黜謫以懲狂妄始先帝追法先王修補耕助斂之法司馬光劉摯之徒爭議至以為放債取利先帝斥而不用至是相反在位挾怨改革是時天下已被其患羣聽駭焉新録但刪去始先帝至駭焉等語餘悉用舊文按當時罷青苗前後議論最多不可不盡載今悉撿討追附紹聖史官誣罔固難以欺後世而紹興史官亦略不與辨若謂不足辨則所失有甚於此者矣又司馬光蘇軾及臺諫官等議論倘不盡載必遂因循放失可不惜乎玉牒辛卯詔常平糴便依舊法罷支青苗錢　初同知樞密院范

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四月二十六日指揮蓋純仁意時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皆不報光尋具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者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於簾前爭曰不知是何姦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錢遂罷不復散王巖叟等言所稱大臣實指純仁也韓璀録劉安世語云温公與黄門公道合志同無異同之論但范尭夫欲行七色錢稍復免役温公方病自力而出簾前對言小人欲以乏財動朝廷稍復免役之法不知謂誰尭夫失色却立卒不敢出言

後來堯夫之去蓋因安世章疏且及前事也據劉安世元祐四年五月末劾范純仁疏則純仁蓋乞令州縣於存留一半常平錢斛之外依舊散青苗息錢非欲行七色錢及稍復免役也韓璀誤記今不取四月二十六日指揮具注在本日呂本中雜說神宗病甚不能言宣仁謂曰我欲為汝改某事某事凡二十餘條神宗皆點頭應獨至青苗法再三問終不應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曰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別賭物臣若贏時只告陛下罷了新法

太皇太后諭輔臣曰臺諫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當司馬光言朝廷近詔臣僚舉可任監司既令各舉所知必且試用待其不職然後罷黜亦可并坐舉者呂公著曰舉官雖是委人亦須執政審察人材

擇可用者試之光曰自來執政只於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餘悉棄去何嘗審擇韓維曰光所言非是朝廷極士大夫之選擇執政七八人豈可謂掄選無益而直信舉者之言且刑罰者但可施於已然之後令不先審察待其不職而罰之甚失義理李清臣曰若待其不職然後罷黜人必有受其弊者公著曰近來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資格維又言光持資格太謹若掄選失人而空守資格欲以何用光又曰資格豈可少維又曰資格

但可施於叙遷若升擢人材豈可拘於資格　吏部侍郎兼侍講傅堯俞以職煩目病乞罷侍講司馬光請改堯俞為侍讀而用著作郎范祖禹兼侍講祖禹呂公著之壻也請避嫌光奏宰相不當以私嫌廢公議韓維奏朝廷避選執政本以進達賢能為職今乃以執政妨用人不可方今人材難得幸而有可用之人又以執政故退罷若七八執政各避私嫌甚妨賢路且多存形迹非大公之道遂以祖禹兼侍講　右正言王覿言臣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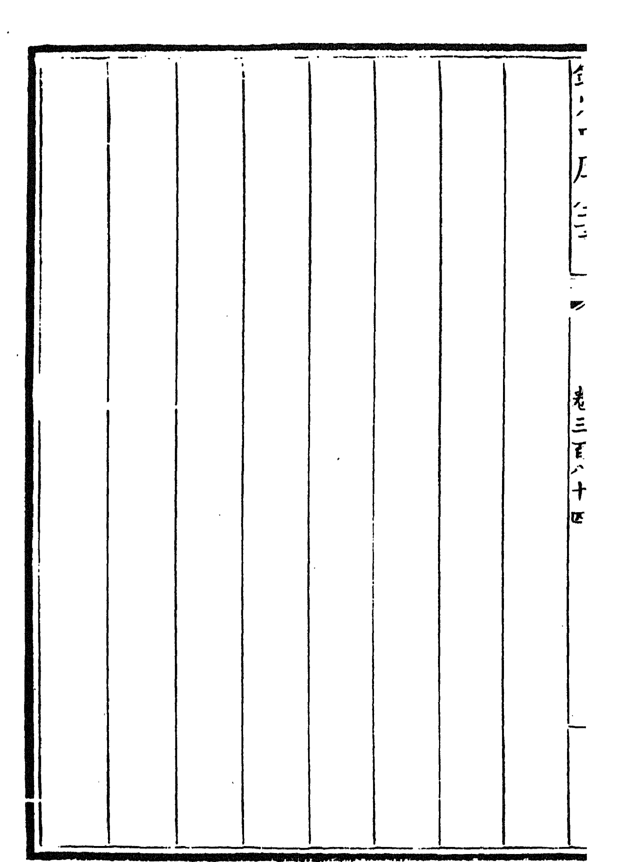
今年閏二月五日敕勘會元豐八年三月六日赦恩已前命官諸色人被罪令來進狀訴理據案已依格法慮其間有情可矜恕或事涉冤抑合從寛減者委官看詳聞奏并令年三月十五日敕應係赦前命官諸色人被罪合行理訴限半年進狀臣竊聞自有上件朝㫖置局以來凡有情可矜恕事涉冤抑獲申雪者甚多中外人情既知朝廷哀矜冤抑故見今陳訴者未已而旦夕半年之限將滿竊恐踈遠銜冤之人聞詔後時未及自陳

者尚衆臣欲乞指揮下訴理所更與寛展日限庶幾銜寃之人皆得洗雪可以推廣聖恩感召和氣貼黄稱檢會元豐公式令諸赦書許官員訴雪過犯自降赦日二年外投狀者不得受接即是常赦許官員訴雪刑部猶限二年若該元豐八年三月六日赦恩者刑部自須至來年三月六日方不接狀所有今來理訴所日限欲乞依前項令文展至元祐二年三月五日終如此則凡經刑部定奪不該雪除者理訴所該看詳施行也詔展訴

理所日限至元祐二年三月五日終舊録云先是詔至元豐八年三月先帝上賓之日議者切齒姦臣欲彌縫其失故又改馬新録辦曰前此訴理所事截自哲宗登極大赦之前既而赦後復有訴理者故更展二年此事甚明以為先帝上賓之日非也自先是至改馬三十一字並删去按展訴理限自是從王覿奏請新録似未詳考今明著之　户部言按察成都府等路茶事司奏乞先次廢罷成都府在城博賣都茶場止令產茶州縣元置場處依未置都茶場日前任便販賣從之　太僕寺言本寺主簿二員止是勾考簿書並無職事欲乞令通管寺事從之其餘寺監准此內太常寺國

子監主簿只通管雜務　詔將來明堂禮畢御宣德門肆赦所有諸班馬隊御龍直步隊為末聽樂更不呈引

詔鄜延路經略司如夏國有首領傳道信息意欲歸漢即説諭以夏國已恭順納款必不收接若將領部族投來亦依此婉順説諭約回如人數衆多不肯聽從即量以人馬約出漢界并下逐路經略司依此指揮舊録云夏人歸國舊許收納故得不死自是約回多不全存焉新録已削去今從新録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八月壬辰皇弟偲為武成軍節度使滑國公

右司諫蘇轍言臣近奏言杜紘除右司郎中不當不蒙采納伏以紘文法俗吏才不過人昔以誦習偶爲法官天資邪佞能謟事宰相遂復致身刑部朝廷必欲量

才授官已為過分今一旦若為右司中外驚歎若止以
人才猥下事無實狀臣亦未敢干瀆朝廷紘昔在熙寧
中手編害人之法令復為詳定親改其書俯仰隨時略
不知愧頃與楊汲崔台符同在刑部所斷刑獄冤枉過
半汲台符以此得罪而紘以此擢用同罪異罰十目所
指至公之朝不宜有此臣以為事干朝廷大體職在言
責不敢不言今棄置而不用竊料紘必有以自結大臣
致誤此舉不然陛下何取於紘而擢任至此哉臣竊聞

廟堂之論謂二十年來失於養才臨事而求每有無人之歎如左右司吏户禮郎官左右史臺諫官皆用人之津梁侍從近臣之所從出若已踐此途而不致之清要則養才之地竟當安在若非其人而遂用之數年之後使杜紘為侍從則是更得一崔台符豈不為天下笑哉伏乞稍取衆議追寢前命轍初奏巳附七月二十八日所言訖不行

癸巳朝請郎王諤為水部郎中　西京左藏庫副使蕭閤門通事舍人勾當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朱伯材任

滿令再任　詔出戰弓弩遇寒月各遞減一等斗力排垜給散其下等弓不得減過七斗弩不得減過一石八斗願請本等者聽新無　詔太僕少卿高遵惠計會工部及軍器監取索内外作坊并諸州都作院元管兵匠人數見造軍器名件及出產材料造作當據要用軍器酌中立為歲課及上供年額接續應副支遣其餘非要切名件並令權住新無　右司諫蘇轍言臣六月中與王覿上殿言張璪非次進用文及甫韓宗師欲結文彦博韓

維為自安之計璪天資邪佞列位丞弼朝夕出入左右易以為姦宜斷自聖心以時除去蒙聖明洞鑒德音宣諭但以璪久經任使欲因其求退去之以禮比經兩月璪覺聖意稍緩遂端然據位不復自請臣竊惟璪性極巧佞遇事圓轉難得心腹昔王安石吕惠卿首加擢任被以卵翼之恩收其鷹犬之効與章惇等並結為死黨熙寧弊法皆璪等所共成就今二聖在上因民所欲降黜羣邪變革衆弊清淨之風日月滋長獨璪仍在重位

與聞大政不惟正人所共側目而璪之私意亦自不安但以同列無傾邪之助臺諫有彈擊之請是以見今且自歛戢未敢為非度其中心未嘗一日無窺伺之邪謀忘王呂之故黨也譬如蛇蝎遇寒而蟄盜賊逢晝而止及春陽發動暮夜陰闇故態復作誰敢保任陛下不可見其進退恭順言詞柔利而遂以為可用也如璪深心厚貌何所不至但使陛下君臣防閑少懈璪畧能援引一二邪人寘之要地則變故之出殆不可知矣況今新

舊之政更張未定邪正之黨相持未決正是姦臣用智伺便竊發之時天下有識見璪任事誰不危懼如江河決溢初復故道惟日夜牢固堤防乃免於患若小有蛇鼠穿漏或能復奪河身況璪方為執政乘釁而動其害必深臣聞璪意欲候過明堂大禮求出補外惟陛下為社稷計順中外人心早從其請天下幸甚　轍又言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言事者不知救之於本遂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改法以來

未聞盜賊為之衰少而武夫貪暴不畏條法侵漁弓手先失爪牙之心騷擾鄉村復為人民之患臣竊惟捕盜之術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獲鄉村之助耳目即廣網羅先具稍知方略易以成功舊用選人雖未能一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愛之使之出入民間於勢為便不必親習騎射躬自格鬬然後能獲賊也今改用武夫未必皆敢入賊而不習法律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東淮南等路凡用武夫縣分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

只差選人所貴吏民相安不至驚擾詔除沿邊縣尉依舊外餘並差選人詔在二十四日已酉今并書之　右正言王覿言覿自注八月八日上殿劄子　臣向者嘗有封事論呂惠卿在太原違敕出兵等事已蒙朝廷施行在惠卿罪惡固自不一然惟是違敕出兵於國家安危治亂所繫尤重臣於前䟽已嘗乞兼治經歴官司之罪是時臣以所聞出兵本末未甚詳悉故不敢繼有論列今竊聞去年二月二十七日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陜西河東經略制置使

司各選差近土兵官統制沿路將副兵馬若賊馬近邊
屯聚審度賊勢擇利施行臣契勘去年二月二十七日
正是神宗違豫多日人情憂恐之時不審三省樞密院
如何得同奉聖旨擇利用兵又三月十六日劄子檢會
去年二月指揮擾耕是時令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選
擇將官差兵馬三五千人忽往倏來覔便討殺三省樞
密院同奉聖旨所有將兵使臣兵馬並須斟酌賊衆數
目不須拘以三五千人相度多少將帶前去痛行討殺

臣今契勘三月十六日正是神宗上僊二十七日聖情哀痛之時不審三省樞密院如何同奉聖旨用兵討殺伏緣其時三省樞密院臣僚七人内蔡確韓縝章惇張璪四人皆惠卿之死黨惠卿雖在外欲有所為則四人者合謀一意而莫之逆也其餘備員固寵之人安能獨正其事哉葢去年春間四人者專秉國政惠卿秉此時陰有所求無不如欲於二月二十七日既降擇利用兵指揮又於三月十六日復降不拘三五千人指揮惠卿乃

得出兵二萬餘衆深入西界其意不過欲偶有微功則黨人可以援引庶幾復至於大用而已非四人者居中用事敢為欺罔同惡相濟則其肆意妄為豈至於是哉故前項兩次朝旨遍下河東陜西諸司而惟惠卿敢於此時大出師旅者恃其與執政大臣陰相為謀而無所畏忌也若確縝惇璪至今同在廟堂使得盡騁其凶德則何所為而不可哉賴宗廟社稷之靈陛下奮發英斷罷確縝惇政事而置之外郡矣惟璪尚當重任陛下若

不速去璪使得為姦黨之地則臣恐確縝惇璪内外交
結之患不止如前日與惠卿廢赦用兵之事而已惟聖
慈詳酌貼黄稱去年二月二十七日三月十六日三省
樞密院取聖旨因依陛下必能記憶大凡指揮邉帥用
兵國之大事安危所係奏陳之際豈容草草元豐七年
神考當國家無事之時其擾耕之兵尚限以三五千人
今更不拘以數者葢惠卿欲之而已彼確縝惇璪委天
下安危之計而徇其私黨豈以國家為恤哉况計其出

兵既多則其為大事又可知矣若其時三省樞密院奏陳之際不為大事而僅同細務則璪等欺罔之情狀又可見也

甲午占城國遣使入貢

乙未詔開封府大辟公案應依斷者令本府依舊條申奏斷遣

丁酉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十月十八日可考詔以鄆州處士王大臨為太學錄以司馬光言大臨通經術嘗召不

起故也大臨未及受命而卒　太常寺言將來明堂禮畢一皇帝於内中恭謝太皇太后外其百僚稱賀緣係在神宗皇帝服制内欲且依冬年例令百僚於内東門拜表稱賀從之　詔陝西路保甲冬教並自十一月一日起教至次年正月終罷　詔尚書省速差官據宋用臣見在錢物交割其前降點磨指揮更不施行點磨指揮在正月十四日當并去年十一月十四日參考　右司諫王巖叟言竊以事付有司必有終始不容知其有弊而容之又不容含糊不以

為卹而縱之朝廷私一用臣則可而公法由是不行貪人由是不畏此於國家所損甚大陛下何惜不盡究其事使錢物有所歸著則用臣罪之輕重在陛下耳然半途而止則天下之人將疑陛下為姦人蔽惑曲庇用臣自壞大法伏望特賜睿旨施行　右司諫王覿言宋用臣操持利柄侵奪民財欺罔朝廷冐辱恩賞求之近世少見其比以至木工楊琰因緣其力累官以至西京左藏庫副使如專副張慥等數人元係軍將今亦為侍禁

殿直用臣與琰等專爲姦利曾無忌畏擅用官錢有如已物臣訪聞自點磨以來明見欺隱情弊及誤支失陷者錢約一萬七千餘貫動使等物約三百餘件其未見歸著已行取會者錢約四萬四千貫蘇木等物約四十六萬餘斤未經點磨者尚多當去年春間條築京城之際朝旨令遇旦望以酒食管設使臣而用臣取用酒食錢物送遺權貴及所親之人率皆贓狀灼見於文據其餘既磨未竟忽有前項敕旨更不點磨公論深以爲疑

愚臣尤所未諭朝廷若謂用臣所領錢物出納不明勾考難見則惟其不明乃惟勾考然後可以得其欺隱之實也況金部點磨已自有緒既見貪贓之狀理難中輟蓋干繫人等皆是通同作過深畏點磨以致敗露故累經朝省乞造帳結絶今既差官只據見在交割即何妨且將文歷一面點磨以破其姦計今天下命官監主自盜計贓一疋以上即至除名而不用赦原陛下何獨私於用臣輩耶若用臣輩可恕即是陛下所恕者乃贓多

罪大之人而所不恕者乃贓少罪輕之人也如此何以使法令公平人情畏服今朝廷持法雖有犯必行而無所屈撓如用臣等輩猶且公然冒犯若更撓法以惠姦邪則異日貪墨姦僻之吏稍有所挾者復何畏憚而不爲哉伏望聖慈指揮户部其宋用臣名下錢物除差官據見在交割外將文歷等依舊對行點磨其違法輙受送遺之人並付所司施行如内有合該赦原者所受物亦合依條追理稍爲貪吏之戒　三省樞密院言河東

路經略安撫使司奏昨有河東路安撫使呂惠卿奏本路見管蕃兵不少自來未有部分其間亦有事藝淺軟或年已老弱恐緩急出入未得齊整臣差官依禁軍例團成指揮乞永遠遵守准朝旨河東路令經略安撫司牒麟府路軍馬司相度利害聞奏本司牒麟府路軍馬司相度實為不便兼第十二將止是府州折氏下蕃部昨令折充行充正將外更添差到副將一員部隊將共一十五員其蕃軍遇上番分擘在第六第八將副下隨

正兵出入差使至下番日各歸逐堡寨地分本家耕作今欲將本路蕃兵依舊堡寨管轄内府州蕃兵係折氏專一管勾外其麟嵐石州蕃兵并捉生更不隷屬將下各令本州知州提舉管勾應合差守把鋪分等差使及緩急隨將佐出入並依舊例所有元豐七年朝旨内蕃兵捉生隷屬將下一節并當年十二月蕃兵團五指揮部分朝旨乞更不施行及除折克行依舊兼帶第十二將外其副將并部隊將並乞廢罷所貴於蕃情遏計各

得安便從之　司馬光劄子勘會近歲法令尤為繁多凡法貴簡要令貴必行則官吏易為檢詳咸知畏避近據中書門下後省修成尚書六曹條貫共計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寺監在外又據編修諸司敕式所申修到敕令格式一千餘卷冊雖有官吏彊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觀而詳覽況於備記而必行之其間條目苛密牴牾難行者不可勝數昨者條貫初下吏部侍郎左選差注不行者數目不免再有奏陳復依舊法必料諸曹條貫皆

有似此拘礙難行者今將特降指揮下尚書六曹委長貳郎官同共看詳本曹新舊條貫内有海行已有及全無義理於事無益防禁太繁難為遵守者盡令删去惟取紀綱大體切近事情朝夕不可無者方始存留作本司條貫限兩月申奏施行從之舊録云三省言中書門下後省修成六曹條貫及看詳共三千六百九十四册寺監在外又據編修諸司敕式所修到敕令格式一千餘卷其間條目苛密抵梧難行者不可勝數欲下尚書六曹委長貳郎官同共看詳删去本曹舊條已有及防禁太繁難為遵守者惟取紀綱大體切近事情者存留作本司法限兩月以聞從之先帝分釐六官下逮寺監諸司咸有職責法守未

備人無遵承故分兩局立敕令格式內已有得先帝旨頒行者官吏由是不相侵紊亦不能高下其手今以爲太繁改之雜錄依此但削去先帝分釐以下等語詔令事取司馬光劄子其載左選差注不行事當考詔德順軍靜邊寨置市糴場廣行收糴及令本路五州軍和糴場坐倉收糴官員并諸軍斛斗其和糴場仍並用見錢糴買內坐倉收糴官員諸軍斛斗並召情願不得抑勒以戶部相度到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所奏故也　詔頒門下中書後省修到度支大禮賞賜等敕令格式并刪去共一百二十四冊　是日司馬光以疾作

先出都堂遂謁告自是不復入朝矣此據呂公著家傳

己亥給事中胡宗愈為太皇太后賀遼國生辰使客省副使李琮副之中書舍人蘇軾為皇帝賀遼國生辰使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高士敦副之朝奉郎直龍圖閣守太僕少卿高遵惠為太皇太后賀遼國正旦使左藏庫使李嗣徽副之朝散大夫司勲郎中晁端彦為皇帝賀遼國正旦使供備庫使楊安立副之軾辭行實録乃不書當檢附

户部言欲支撥羅便司見錢二十萬貫

應副河北路轉運司糴買從之　禮部言自來大禮皇帝詣景靈宫太廟皆乘玉輅今來明堂止詣景靈宫行禮欲乞依嘉祐故事往回皆乘大輦又言自來明堂前三日皇帝自内乘輦赴文德殿御幄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升御榻受百官奏請致齋訖降坐歸御幄今來皇帝就垂拱殿致齋本殿地步臨窄陳設御幄外難以安置御榻欲請皇帝自垂拱殿改服乘輦赴文德殿並如常儀俟百僚奏請畢却歸垂拱殿宿齋自餘幕次悉依令

式陳設又言玉輅前導駕官並合依雜壓官次分左右前導更不於正任刺史下少絶別作一項並從之　揚州言故大理寺丞魯有儀妻孟氏夫亡守志能葬夫之親屬凡七喪乞旌表門閭及加以封號詔特封旌德縣君　右司諫蘇轍言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為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他官或為東宫三師或為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元勲自河陽還朝止為太子少保以向

拱張永徳之舊並為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歸老者亦以諸衛處之葢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嫌罷樞密使始以保太節度為景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公主子以武康節度為醴泉觀使恩倖一啟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摩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厚禄居謫籍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横敗軍失律罪

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寛貸皆寘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從違

當考四月十八日李憲降觀察使明道宮　是日王巖叟朱光庭入對延和殿巖叟進劄子論及人材之難上曰只為難得全者有材者無德有德者無材巖叟曰亦惟執政大臣須當用材德兼備者其餘各隨合用處用之若當局務之任則用材可也若當獻納論思之地在陛下左右則須用德

方可簾下甚然之光庭進曰才亦須不害事者乃可用
諭光庭曰卿言范祖禹亦聞其賢已用之經筵也又曰
卿言杜純在河北事却為命已行又曰所言不當頻移
易甚當然有不柰何須移者又曰漢世用人如所在有
效即就加秩賜金予看京房論地震之變緣時郡國屢
易人將迎太勞羣陽騷動此不可不審因奏以如近日
移吕大忠淮南發運大忠關中事用之未曾見效却移
東南非大忠所知此甚未當上謂巖叟曰卿言支移事

每斗更納錢一十八文者甚好已令行也如此甚便巖叟曰支移雖有條然實支移則無可奈何若實不去而令納錢則極不可臣初言却只令本司分析本司分析必有一偏之理眩惑聖聽乞令别司體量上曰已有行遣也又曰青苗已罷巖叟曰此非陛下聖徳高明何以能行天下幸甚上曰又恐國用不足奈何目下未覺五七年後恐不足巖叟對以此非陛下所憂青苗是困民之法今既罷之數年之後民將自足民既足國家何憂

不足又曰太皇太后一身則得恐數年之後教他官家闕用不便巖叟曰陛下但自今日養民比至歸政已成太平豐富之世矣却不須如此過憂又曰今不可比祖宗時縁添起宗室百官不少國家所入却只這箇是巖叟曰自古國家有歷世數百年者何嘗逐旋增賦斂自然亦足上曰此則可知又曰今固不敢用兵然怎生不防他對曰勸陛下平日養民力正為欲以防邊患也陛下若無事時困却民力不知緩急之際却於何處可取

遂默然既而又曰邉人多變詐何可保對曰陛下但務安静彼豈不願安静頗然之嚴叟又進曰天下有四民若四民各安其業便是國家富足之道今四民已安業矣自古人主志在富足則必致困民若志在養民則國家將自富意甚允納嚴叟又曰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寡光庭曰孔子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嚴叟又曰孔子言不患貧而患不安願陛下安心臣等方事陛下若他日於國家不便豈敢賛陛下行之上曰這箇則可

知巖叟又進曰陛下若如此憂不足恐小人窺伺陛下之意妄獻功利之說以迎陛下陛下切不可信必誤陛下上曰這箇則不到得光庭曰放債富國終不是好事上曰此則可知上曰太皇太后在簾中何由知外事全賴輔弼得人及臺諫官公正言事巖叟光庭皆謝曰賴陛下聽納臣等所以得盡愚忠又諭曰卿等公正所言事皆好又謝曰荷陛下知遇愚忠惟恨不足稱副若有聞有見不敢不言巖叟又進曰臣累言姦邪之狀指張

璪事皆有實狀陛下必經聖覽此人在左右不便上曰已曾諭卿自有時節不須更着文字對曰既有姦邪欺罔之事合逐旋奏知上曰如教蘇軾改張誠一告詞事誠一不孝怎掩得亦莫是衆家意巖叟曰不然只是此人黨惡諷諭中書舍人令不顯不孝事耳賴蘇軾不從故得告命明白不然為姦人曖昧以失陛下懲惡本意陛下以此觀其心於正道如何上曰會得又奏曰更有事須合奏聞陛下令薦館職以廣人材即合上體陛下

之心求賢而薦之却舉一無行極不佳之人臣前疏已言之璪自不識之蓋此人是起居郎林希妻弟因希干請故薦之以結希結希乃所以結林旦大臣若與臺諫官通私意交結共爲欺罔陛下何由得知即憤然曰臺諫官比來要覺察大臣若共大臣做一片怎得遂復問曰甚姓名奏曰陸長愈曰舉做甚官又奏曰做館職國家清途將來要大用之人豈可薦此輩若是賢材則雖舉不妨也其實只是相交結大臣與言事官以私意相

通是第一件不忠事言事官以私意交通執政大臣亦第一件不忠事如此則足可見得欺罔此事合奏聞恐陛下不知別做成大段欺罔事將來於朝廷不便臣等亦是罪人其人見舉主首贓今却舉做館職初雖不出於同列意却既被他譾過後乃於理須却承當以此見用著姦人并好人壞了和法度壞了如王存之事是也臣乞陛下批出指揮令陸長愈更不得召試即姦謀遂破矣乃曰明堂了必有文字待教去奏曰如此天下幸

甚因啟曰臣聞璪燾清臣三人相結待同入文字求退此亦是姦謀必料陛下三人俱請則難盡從乞陛下會取此意問曰此三人如何答曰三人皆不可大用但安燾李清臣不及璪之巧上然之又曰此是如何地位如何名器須是用天下有公望之人乃可陛下用一人要當百人之用也豈可用無狀之人天下何所仰望上曰朝廷得人則重對曰誠如聖諭朝廷輕重只繫用人得賢人則重得匪人則輕上曰極是光庭奏惠卿擅興兵

事蔡確章惇等欺罔方先帝彌留何以畫聖㫖蓋要應
副惠卿所以如此巖叟又曰先帝二七日晏駕太皇太
后陛下正是哀荒之際作熟事進呈畫下聖㫖去與兵
太皇太后曰恁時那裏理會得只做熟事來謾過巖叟
曰據此何所不可為先帝待遇如此忍如此欺罔又憤
然曰蔡確輩因甚教去巖叟曰幸賴陛下照見姦邪情
狀太皇太后曰只為幵王珪韓縝欺罔奏曰顧陛下常
在意姦臣敢如此欺罔不可用臨下又問曰早來言者

甚長愈再對遂下又奏曰臣知言出禍來臣之所言觸怒取怨於大臣甚多然臣區區之忠既有所聞不忍不以告陛下惟陛下憐臣之直恕臣之狂臣死不忘報上曰甚知卿忠直此據王巖叟朝論增入吕大忠正月七日除陝西運副十月二十八日依舊陝西運副其間不見改除據朱光庭所云則大忠蓋嘗改除發運而實録失不載也政目亦不載大忠改除發運當考除發運當是謂將之竒在八月四日杜紘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以權發遣河北運判為運副元祐元年七月二十八日改刑部外郎范祖禹八月六日以著作郎兼侍講　巖叟他日又入對再奏張璪事曰臣知璪初八日曾留身自奏事必是肆其

邪說欺罔聖聰陛下但察引過自咎者乃是君子推過與人者乃是小人臣料度璪必無自咎之語此陛下不可不察也上曰會得又奏曰太宗謂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聖哉英主之言惟太宗知治道之本故能成天下之大治以遺累聖陛下固當求此心而師之上甚允納又奏諫官王覿今日言呂升卿詐稱先帝王音事而升卿明日已知蓋璪以惠卿之故而私其

弟密諭之使得奔走上公之門以自救此可見其黨惠卿之心也蔡確章惇欺君罔民之罪惡乃知璪無一事不恊力焉奈何不同四姦之竄上曰朝夕當有指揮

庚子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蔣之奇言江淮荆浙六路捕到私鹽除官給鹽犒賞錢外更於犯人名下别理賞錢並依條先以官錢代支其逐州縣代支過轉運司者甚多無由納足竊計失陷不貲以至未獲犯人先支三分充賞比以舊法亦復太多况舊法募賞已備足以

禁止豈須枉費官錢以申無益之禁今相度欲一遵嘉祐勑告捕私鹽未獲徒伴即據獲到鹽數十分中官給一分充賞從之新本無此

辛丑密州觀察使檢校司空駙馬都尉張敦禮磨勘為武勝軍留後　尚書省言減六曹迂枉事受急速者限晝時餘次時付諸房如遇夜非急速者次日辰時六房受制書應行下急速者限三時遇夜次日巳時非急速者次日未時及本省受内降已有御札指揮者事大者

依元送中書省取旨事小及急速者止尚書省具聖旨劄子或批狀行下訖奏知仍關門下中書省照會即礙條於事未便者自當執奏從之　監察御史孫升言近降朝旨糾察在京刑獄司隸御史臺省察開封府奏斷公案乞許取索詔開封府徒罪已上公案依奏許取索

壬寅詔內人張氏嘗侍皇帝藩邸日讀書勤謹特以為典贊夫人　明堂禮儀使司言今左僕射免侍祠攝事合以右僕射誓百官於朝堂門下侍郎誓宗室於太廟

刑部尚書於朝堂涖誓刑部侍郎於太廟涖誓從之太常寺言自來大禮行事執事官並服祭服非祠祭行事官並服朝服至元豐七年吕升卿請行事及陪祠官並服祭服今看詳應行事執事百官合並服祭服所有賛引皇帝行事禮儀使太常卿太常博士閤門使樞密院官進接圭殿中監緣係供奉皇帝其陪位官止係導駕押宿及管勾事務并他處行事官並合依舊服朝服從之

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程頥兼權判登聞皷院頥再辭之再辭據頥集從之當考本傳乃無此詔不帶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殿説書其請俸依職事官例支見錢頥在講筵嘗質錢使或疑禄薄問之乃自供職後不曾請俸尋詰戸部戸部索前任歷子頥言起草萊無前任歷子其意以為朝廷待士便當廪人繼粟庖人繼肉也即令戸部自為出歷子戸部初欲折支執政奏請館閣官皆請見錢豈有經筵反折支又檢例緣久無崇政殿説書故戸部只

欲與折支久之始給見錢　詔戸部員外郎劉昰詳定役法八月癸卯　詔入内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馮宗道見寄右騏驥使梁惟簡見寄文思副使宗道爲係隨龍惟簡久在太皇太后殿祗應各有勤績可與改寄正官並特除内侍押班更不簽書内侍省公事餘人不得援例入内侍省押班梁從吉久更邊任宣力居多特與轉遥郡團練使遷入内副都知昭宣使嘉州刺史内侍押班劉有方特除内侍右班副都知左司諫王巖叟言臣

不知此事有舊例否若有舊例則可若無舊例特然令日如此則於事體有所未安公議有所未允臣須當爲陛下言之如宗道惟簡固小心謹畏兩宫有勤勞陛下欲推恩典以酬之理無不可然不循階級超越等倫而進之則於理未可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在彼之分復爲未安陛下寵之以非常不若愛之以德愛其人不若循階而進其職使無人言乃所以愛之也乃所以寵之也一招人言使其享之不敢以爲榮居之不敢以爲

安豈不反失陛下所以賞其勤勞之意耶臣以為若且令經歷御帶不久而又遷之其誰曰不可然不循階序超越等倫則人必驚異以為非兩宮今日謹法度嚴紀綱以率天下之理恐天下之人竊有以議陛下者此臣之所以當言陛下亦自當惜也陛下誠嘉其人進而用之何爭數月之遲以全事體以息議論以成其人之美臣累日博聽外廷士大夫公論莫不同者非臣一人私見獨敢妄言惟陛下聽納幸甚貼黄稱若且依次序遷

職而陛下特許其入内則無不可也臣竊料二人自以恩數非常必有辭免陛下若因其辭免聽之且令依次進職在上則主恩固在下則公議亦安又於其人終久進用無所妨害陛下一賜聽納而三善皆得矣九月十七日惟簡又遷官十一月二日蘇轍論惟簡遷官

詔明堂大禮命嗣濮王宗暉爲亞獻高密郡王宗晟爲終獻華原郡王宗愈爲太廟初獻節度觀察留後仲論爲亞獻觀察使世開爲終獻

吏部言故駕部郎中王温恭乞致仕青州發奏留滯不

及親受詔特與致仕恩澤　詔河北路保甲見欠弓箭錢如係第四等以下户委經災傷檢放今年秋税並權住候來年夏熟日拘催　詔今後三路委安撫司於七月八月間體量轄下縣分如災傷約及五分即具保明以聞當議與免冬教又詔府界今年秋災傷縣分具保明令提點司不以分數並關保甲司權免今年冬教又詔今後朱崖萬安昌化軍令經畧轉運司同奏舉大使臣充軍使兼溪洞廵檢到任得替並轉一官

甲辰刑部言重法地分刼盗因按問首告減等依常法妻子不縁坐慮有已行編管者請令逐便從之　先是户部言乞於尚書廳置都拘轄一司又言舊三司所管場務官制行後並不曽差官點檢欲乞除依條所轄寺監季點外今後每季令本司檢舉牒本部郎官詣場務點檢具事理供申内有已經寺監點檢了當去處如有乖違不職其寺監所差官亦許郎官舉劾如不係本部所轄場務亦依此闗所屬點檢訖報本部從之右正言

王覿言户部所乞點檢場務係寺監季點外每季更牒郎官點檢即是每場務一歲之中郎官及寺監共八次點檢臣每見場務當所轄官點檢之時皆是預先數日點對簿書編排官物具截日見在之數書寫門牌以俟點檢未點檢間逐日如此於場務不無所妨而點檢官亦未必如期而往偶爲他事所奪即更遷延其場務須經點檢了畢官吏方得自安又隨行人吏鮮不受賄或情屬於未點檢之前或酬酢於已點檢之後官司無縁

禁察平時寺監一年四次點檢場務固已若之何可更增一倍煩擾若於國家生財之道必有所係則非臣所知如如但欲官物齊整簿書詳實則寺監一年之中四次點檢亦自足矣兼上條稱內有已經寺監點檢了當去處如有乖違不職其寺監官亦許郎官舉劾如此則郎官被牒請者雖未行舉劾之條而寺監畏舉劾者必爭爲苛急之事場務官吏何所措其手足况户部置拘轄司所以總領天下財用非止京師也督察諸路之場務

則有州郡監司督責京師之場務則有寺監臺察若京師場務必須郎官點檢則諸州場務安得郎官而遍詣之耶臣竊聞舊來三司與提舉諸司庫務各差勾當公事官互換點檢一季每年亦只共四季點檢緣提舉司自是一司非三司所轄既三司自欲知所轄場務職事廢乃即差勾當公事官與提舉司官互換此處點檢理無不可今寺監已是省部所轄其寺監長貳等與郎官何異寺監逐季已點檢豈須更遣郎官且戶部郎官所

治皆劇曹其本曹文書多更四方利權諸路疑事指揮措置之間所繫事體甚大爲郎官者常苦日力不足故有稽違差繆之弊公議方且患之若逐季區區點檢本轄場務則又須分奪日力不免有所妨廢豈朝廷責任郎官之意所有前項郎官諸場務點檢指揮欲乞更不施行貼黄稱郎官專行文書寺監分治事務並係省部屬官其點檢場務只委寺監爲便若場務別有因依須至隔手點檢自可臨時別差官特行點檢豈須郎官逐

季奔走以生煩擾之弊乞聖慈詳酌靚自注云八月十五日